

《崖上風景》

時間

現在

人物

丈夫—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

妻子—年紀比丈夫略大。

場景

多景在一棟尋常公寓的客廳與臥室，第二景於住處旁的小公園。

最後一景位於一處山崖上。

第一景

客廳

丈夫：你還要什麼嗎？

妻子：再一杯，等等。

（妻子將杯中的水飲盡）

丈夫：頭還痛嗎？

妻子：嗯。

丈夫：去躺一下吧。

妻子：我坐著就好。

丈夫：眼睛閉閉。

妻子：好恐怖。

丈夫：醫生說沒事的。

妻子：都是我沒注意。陪我坐一下。

丈夫：醫生說沒事的。我再去幫你倒一杯水。

妻子：幫我把收音機打開。

丈夫：不看電視？

妻子：我想閉著眼睛。

（丈夫試著將收音機打開。）

丈夫：壞掉了。

妻子：怎麼會？還在保固嗎？

丈夫：沒有了吧。我再拿去修。

妻子：好吧。

（丈夫離場，妻子橫躺在沙發上。）

妻子：我嚇死了，牠就這樣從陽台上跳下去。一定是我收衣服的時候忘了把門關上，牠弄倒了幾個盆栽，黃金葛的盆子掉在地上，水流得到處都是。下午我才把它從廁所裡拿出來曬曬太陽。牠怎麼會從這麼高的地方跳下去呢？你覺得呢？是不是我們把牠關太久了？牠想要跟其他野貓一樣，在街上到處亂晃嗎？還有我們種的孤挺花，橘紅色的那盆，泥土弄得髒兮兮的。跳下去很有可能被車撞到。一定是因為我對牠大叫。

丈夫：（Off）你對牠大叫？

（丈夫進場）

妻子：有可能，牠一緊張就跳下去了，牠這麼笨。還是牠自己把門推開的？陽台的門好像鬆開了。

丈夫：我找人來裝個橫鎖吧。

妻子：對，早該裝了。這樣真危險，牠很可能又跳下去。早上的時候牠都一直盯著外面的麻雀。你有注意到嗎？

丈夫：沒有。

妻子：我們應該把那些麻雀趕走。我到樓下去的時候牠躺在花盆旁邊，我要嚇死了，牠一直叫一直叫但卻伏在地上一動也不動。

丈夫：那時候就骨折了吧。

妻子：對，兩隻後腿都骨折了。我一直哭，想要抱牠又把牠怕弄痛。我差點就叫救護車了。

丈夫：你應該打電話給我的。

妻子：對，我之後打了。是一樓的林先生把牠載到醫院的。牠被抱起來的時候感覺好痛，我連看都不敢看。

丈夫：別擔心，沒事的。

妻子：醫生說要幾天？

丈夫：一、兩個月。定夾板最多三個月就會恢復了。

妻子：我的頭好像又開始痛了。

丈夫：再喝點水，止痛藥沒那麼快發揮效用。

妻子：不會有什麼後遺症嗎？
丈夫：好好照顧的話，不會的。
妻子：牠好漂亮…剛來的時候好小。
丈夫：只有一隻手掌大。
妻子：好小小。剛來幾天的時候，有一次我們幫牠拍照，你記不記得？
丈夫：好像有。
妻子：你沒有抓穩，牠從你的手掌心跳下來。好小小小的時候。
丈夫：有嗎？
妻子：有。你不記得了嗎？我們一起大叫，因為牠好小，結果他走路開始一跛一跛的，我一直罵你。
丈夫：我記起來了，是件小事。
妻子：但沒多久牠就好了。
丈夫：牠沒有受傷，只是痛而已。
妻子：對，沒多久就不痛了。
丈夫：這次也一樣。
妻子：什麼？
丈夫：我是說，這次也會好起來的。人家不是說九命怪貓嗎？

（妻子笑）

妻子：對。我去把牠的食物封起來，免得受潮了。
丈夫：我來吧。妳去躺一下。

（妻子喝水，離場。丈夫起身，喝掉剩下的水，離場。）

第二景

公園

（妻子坐在板凳上）

妻子：來，過來呀。不要怕。

（妻子學貓叫）

妻子：來呀。很好吃喔。

（妻子走近幾步）

妻子：好，那我放在這喔。

（妻子整理板凳上的物品準備離開）

（丈夫進場）

妻子：怎麼這麼久？

丈夫：沒事。

妻子：我都要回家等你了。

（丈夫坐下）

妻子：怎麼了嗎？

丈夫：沒事，姑姑正在陪她。

（沈默）

丈夫：媽又開始哭了。

（妻子安撫似地摸丈夫的肩膀）

丈夫：我們是不是不應該搬出來？

妻子：這個我們不是討論過了嗎？

丈夫：我知道。

妻子：你很棒。

（沈默）

妻子：你父親過世的時候，你不就接下瓦斯行的工作了嗎？

（停頓）

妻子：這不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

丈夫：你知道這不是我原本想做的事。

妻子：所以我才說你很棒啊。

（停頓）

妻子：我們跟媽住得這麼近，這不是你原本就想好的事嗎？我們至少每個禮拜都跟媽一起吃飯，這樣挺好的吧，既可以互相陪伴又有自己的空間。媽也可以多跟她的朋友來往呀。她不是也開始在社區學插花了，可能還需要一段時間，但她過一陣子就可以有自己的生活，再過一段時間，事情就會轉好的。

丈夫：我也希望。

妻子：你看那邊兩隻小貓。

（丈夫望向妻子指向的地方）

妻子：跑得好遠。

（妻子走近）

妻子：來，過來呀。啊，跑走了。

丈夫：走吧。

妻子：還去看電影嗎？

丈夫：不去了嗎？

（妻子看看手錶）

妻子：反正也趕不上了，回家吧。

丈夫：那個就放著嗎？

妻子：等我們走了牠們應該會過來吃吧。走吧，我們去買點東西，等下請媽跟姑姑來家裡吃飯？

丈夫：好，我待會打個電話。

第三景

臥室

妻子：人家都說懷孕的時候，孕婦會一直想吐。

（丈夫入場，他帶著報紙）

妻子：還有想吃酸的東西。

丈夫：什麼？
妻子：我覺得我不像是個孕婦。
丈夫：我像個要有小孩的男人嗎？
妻子：你當然像。在婦產科你問了好多我沒想過的問題。
丈夫：我找了很多資料。雜誌、報紙或網路上的。
妻子：還好有你。
丈夫：妳怎麼了？
妻子：我沒有想到我這麼幸運。
丈夫：是我們。
妻子：對，我們。我們這麼幸運。
丈夫：而且會很幸福，當他出生之後。
妻子：我小時候，很小的時候喲，大概小學的時候就想過，如果有一天我有了一個小孩。
丈夫：或是兩個？
妻子：沒錯，兩個，一男一女。哥哥保護妹妹。
丈夫：真不錯。
妻子：那個時候，我在想未來的那個人到底長什麼樣子。
丈夫：有答案嗎？
妻子：模模糊糊的。有時候變來變去。
丈夫：變來變去？
妻子：對啊，那時候我喜歡的男明星太多了，我選不出來。

（兩人笑）

丈夫：有誰？
妻子：每個都像你。
丈夫：都像我？
妻子：像你一樣可愛。
丈夫：可愛？我以為是帥到不行。

（兩人笑）

丈夫：不是嗎？
妻子：沒錯，你說的都對。
丈夫：一切都要變了不是嗎？
妻子：怎麼了？
丈夫：我們的生活，一切都要變了。
妻子：對，是要變了，會變得更好，不是嗎？

丈夫：我害怕你會有產前憂鬱。

妻子：害怕？

丈夫：擔心，我的意思是擔心。

妻子：憂鬱？

丈夫：很多孕婦都會這樣不是嗎？

妻子：對啊，產前憂鬱。那不是孕婦的專利你知道嗎？

丈夫：什麼意思？我也會嗎？

妻子：很多丈夫也會產前憂鬱不是嗎？

丈夫：我嗎？

妻子：不是你，我是說其他人的丈夫。

（丈夫攤開報紙）

妻子：你看起來比較像產前焦慮。

丈夫：有嗎？

妻子：一點點。

丈夫：我想我只是太興奮了。

妻子：我也是。

（丈夫讀報）

（妻子笑）

丈夫：怎麼了？

妻子：沒有，我只是在笑。

丈夫：笑什麼？

妻子：憂鬱？

（妻子笑）

妻子：我們像是會憂鬱的人嗎？

（停頓）

妻子：一點也不像吧。

丈夫：對，一點也不像。

妻子：我好想告訴所有人，我們就要有小孩了。其他人也會很高興的，對吧。

丈夫：當然，會跟我們一樣高興。等滿三個月之後。

妻子：到那個時候每個人都會為我們開心。

(停頓)

丈夫：每個人嗎…

妻子：怎麼了？

丈夫：沒有…我只是在想…可惜爸看不到了。

妻子：別在媽面前說，她又會難過的。

丈夫：我知道。

妻子：你別一副憂鬱的樣子，我都要為你擔心了。

(丈夫笑)

(停頓)

妻子：你不擔心嗎？

丈夫：妳放心，我很快樂。

妻子：不是…我是說…，他就在這裡，在這裡慢慢地長大，雖然我現在還感覺不到，但他真的在長大對吧，但他會不會突然就不想長大了？

丈夫：妳在說什麼？

妻子：我也不知道，但他就在這裡，在我的身體裡面。好奇怪…不…好奇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妻子笑)

丈夫：就是我們的小孩啊。

妻子：廢話，我在說什麼。

(停頓)

妻子：那天我一直哭。

丈夫：哪天？

妻子：我一個人去大賣場，昨天，我一個人，他們門口放了一個用氣球做的拱門，離我好近。那個時候我什麼都沒有想，我就這樣走過去。但我經過的時候氣球突然爆炸，先是一個，然後兩個，很突然的，毫無預警，我腦筋一片空白，其實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只是爆炸而已。但我就是想哭，太突然了。

(沈默)

丈夫：妳就是想太多了。

(停頓)

丈夫：放輕鬆一點。躺著，妳先睡吧。

(丈夫讀報)

第四景

客廳

(丈夫由外進場)

妻子：你沒送媽回去？

丈夫：我送她上計程車了。她要我多陪陪你。

妻子：送了好多東西來。

丈夫：這些要冰起來嗎？

妻子：生鮮的要，補品可以放在櫃子裡。

丈夫：我來就好了。妳坐著休息。

妻子：人家說懷孕會容易累果然是真的。

丈夫：快點坐著。

妻子：好啦，別緊張。

(丈夫離場)

妻子：幫我拿杯水。

丈夫：(off) 好。

(丈夫進場)

丈夫：喝溫的比較好。

妻子：嗯。

丈夫：補品先不要亂吃，我們問過醫生再說。

妻子：好。

丈夫：怎麼了？

妻子：沒事。

丈夫：累了嗎？

妻子：還好。
丈夫：去躺一下。
妻子：你覺得媽會比較想要兒子嗎？
丈夫：她有說嗎？
妻子：沒有，她說都好。
丈夫：那不是很好嗎？
妻子：那你呢？

（停頓）

丈夫：我？怎麼了？

（沈默）

丈夫：哥哥保護妹妹，妳不是最希望這樣嗎？
妻子：是啊，不過…
丈夫：這只是機率問題。

（短暫沈默）

丈夫：不要為這種事擔心，好嗎？妳要去躺一下嗎？
妻子：媽還寫了一張單子給我耶。
丈夫：什麼單子？
妻子：好像是懷孕大忌吧。

（妻子從口袋中拿出）

妻子：對了，她還順便塞了個紅包給我。

（將紅包遞給丈夫）

丈夫：妳看，媽很關心妳吧。
妻子：用手寫的耶。
丈夫：寫些什麼？
妻子：一些我不能做的事。不能拿剪刀、不能搬重物、不能跌倒…
丈夫：我看看。不能改變家中裝潢、不能釘釘子。
妻子：這個好奇怪，不能看布袋戲。
丈夫：為什麼？

妻子：我在網路上看過了，好像說嬰兒會得軟骨症。

（兩人笑）

妻子：還有什麼？

丈夫：不能進寺廟、不能參加婚禮、不能掂腳、不能搬家、不能換床、不能去旅行…。

妻子：這些網路上都有。

丈夫：妳都知道了嗎？

妻子：是啊。

丈夫：妳看媽多關心妳，還親筆抄了這些給妳。

妻子：她問說之後阿毛還要留在家裡嗎？

丈夫：怎麼了？

妻子：怕小孩被抓傷吧。

丈夫：要把牠送給別人嗎？

妻子：我捨不得。

丈夫：不會危險嗎？

妻子：阿毛嗎？怎麼會。

丈夫：如果牠打破花瓶，小孩在地上爬來爬去的。

妻子：我們應該把所有危險的東西都拿走，這樣阿毛也沒有機會打破花瓶或其他東西吧。

丈夫：如果牠抓傷孩子呢？或是過敏？或是一些人跟貓都會得的病？

妻子：像是什麼？

丈夫：我也不知道，總會有一些吧。而且牠每天晚上都在門外喵喵叫。

妻子：每天？

丈夫：你沒聽到嗎？而且嬰兒晚上也可能會一直哭，到時候妳想睡都沒得睡。

妻子：真的要把阿毛送走？

丈夫：我們可以幫牠找個新家，看哪個朋友什麼的。

妻子：媽那裡可以養嗎？這樣我們去看媽的時候可以順便看阿毛。

丈夫：媽不喜歡貓。

妻子：我們再也看不到牠了嗎？我捨不得。

（妻子對著整個屋子叫）

妻子：阿毛，阿毛，你在哪？你再不乖要把你丟掉了。

丈夫：又不知道跑去哪了。

妻子：先不要把阿毛送走。

丈夫：不急，我先問問看有誰家適合養貓的。

妻子：是牠自己到我們身邊的，記得嗎？

丈夫：記得，在妳身邊繞來繞去的。

妻子：牠的兄弟姐妹都不知道跑哪裡去了，就牠一個在信箱旁邊轉來轉去，怎麼樣都不讓我走。

（停頓）

妻子：這件事我們再說，好嗎？

丈夫：不急，等小孩出生了我們再做決定。我會找個很愛貓的家庭。

妻子：好…這樣好嗎？

丈夫：妳放心…

妻子：嗯…

第五景

臥房

（丈夫輕輕地進入）

妻子：你要睡了嗎？

丈夫：你醒來啦。

妻子：嗯，我做一個夢。

丈夫：惡夢嗎？

妻子：我想喝杯水。

丈夫：好，等一下。

（丈夫離場）

（妻子將臉埋在手裡，像是正在回想剛剛的夢境）

（丈夫帶著一杯水入場）

丈夫：溫的。

妻子：嗯。

丈夫：還好嗎？

妻子：清醒一點了。

丈夫：是惡夢嗎？

妻子：我不知道算不算惡夢，我夢到有人死了。

丈夫：誰？我們認識的嗎？

妻子：上次我跟你說的那對夫妻，新聞裡的那對。

丈夫：妳說那對外國人嗎？

妻子：你記得嗎？

丈夫：中樂透的那對？

妻子：不是。他們哪有死掉。

丈夫：喔對。

妻子：跳崖自殺的那對。

丈夫：在台灣嗎？

妻子：不是，在國外。你記得嗎？他們的兒子死掉了，才五歲。車禍之後只剩下一顆頭能動，我常在想他睜著兩顆圓圓的眼睛…他怎麼活呢？活著…但還是死了，他們兩個辭了工作在家裡照顧他，但最後還是死了。

丈夫：他們怎麼不讓醫院照顧？

妻子：我不知道。

丈夫：然後呢？

妻子：他們把兒子的屍體，還有泰迪熊，他最愛的玩具一起裝進登山背包裡面，帶著它全家跳崖自盡。

（停頓）

丈夫：沒有一個人活下來嗎？

妻子：都死了。

（沈默）

妻子：我覺得好悶。

丈夫：要我開窗嗎？

（妻子喝了一口水）

妻子：不，不用。我突然覺得好難過。

丈夫：怎麼了？

（丈夫擁抱妻子）

妻子：我也不曉得。我夢見那個丈夫，那是你的臉但在夢中我知道那不是你，你在開車，而我就坐在你旁邊…我是說長得像你的人旁邊，那裡的路我從來沒見過，是那種黃土石的公路。你說了一些話…

丈夫：別害怕，那只是夢。

妻子：讓我說完。

丈夫：好，妳慢慢說。

妻子：你說什麼我有點忘記了，好像是說瑞瑞在那邊等著我們…

丈夫：誰？

妻子：我們的孩子，在夢裡我們是這樣叫他的。他已經在那裡等我們了。然後我聽到一種碰撞的聲音，一連串的聲音像是你們瓦斯行裡搬鋼瓶的那種碰撞聲，很清脆但又…帶著一點危險。

（停頓）

丈夫：結束了嗎？

妻子：那串聲音之後，我不是我自己了，我從天上看著車子，原本我坐的位置變成另一個女人坐在那兒。她一直在哭，我很想安慰她，但我沒有，因為我知道她的悲傷…我是說…她再也不會悲傷了。

丈夫：然後呢？

妻子：車子還在前進，而那條路的盡頭是懸崖，底下是一片海，車子直直地衝下去，我以為會爆炸，但什麼聲音都沒有。

（妻子哭）

丈夫：別哭。

妻子：很安靜、很安靜。他們全都沈到海裡去了。

丈夫：怎麼像小孩子一樣呢。那只是夢而已。

妻子：然後你就進來了。

丈夫：妳太累了。來，再喝點水。

妻子：我一瞬間認不出你。

丈夫：妳睡迷糊了。

妻子：你還是你嗎？

丈夫：什麼？

（沈默）

妻子：沒事。

丈夫：胡言亂語的。來，再喝一點。

（妻子喝水）

丈夫：別怕。

第六景

客廳

妻子：戴這條領帶好嗎？

丈夫：都好。

妻子：禮金有帶嗎？

丈夫：我已經放在外套裡了。

妻子：別喝太多。

丈夫：妳真的不去？

妻子：現在要打扮已經來不及了。

丈夫：隨便穿穿就好了。

妻子：那怎麼行。而且孕婦去人多的地方本來就不太好。

丈夫：反正新娘也懷孕啊。

妻子：說不過你。媽也說不行，你沒看到那張單子嗎？

丈夫：你都相信嗎？

妻子：你敢不信嗎？

丈夫：連不能看布袋戲都信？

妻子：反正我本來就不看。

（丈夫笑）

妻子：那是從很久以前流傳下來的禁忌。我看雜誌跟網路寫的，那是因為以前布袋戲都在晚上演而且人擠人的，怕孕婦跌倒或撞到，所以才這樣說。你不要亂笑。

丈夫：好啦，別生氣。

妻子：來，坐著。

（丈夫坐上沙發，妻子幫他打領帶）

丈夫：我自己來。

妻子：我來，你每次都打得歪歪的。

（沈默，妻子打領帶）

妻子：我之前就發現了。

丈夫：怎麼了？

妻子：這條領帶跟那位先生戴的好像。

丈夫：哪個？

妻子：尼爾。

丈夫：外國人？

妻子：就是我跟你說的那對夫妻。自殺，他們跳下薩克斯郡的山崖。你看，一樣的條紋，相近的顏色，只是你這條好像淺了一點。

丈夫：妳怎麼知道？

妻子：什麼？

丈夫：領帶的事。

妻子：我在網路上讀過新聞，還有他們的照片。

丈夫：妳特地去找的？

妻子：嗯，我就是忘不掉，這跟其他的新聞不一樣。

（沈默）

妻子：好了。

丈夫：我知道這個新聞很令人難過，但…

妻子：他的妻子叫做和美，日本人。網路上還有他們一起唱歌的影片，是山姆五歲生日的時候拍的。

丈夫：妳都看了？

妻子：看著他們那個時候這麼快樂，我就難過。

丈夫：妳爲什麼要看呢？

妻子：可能是他們在我的夢中出現吧，我想要多瞭解…你覺得他們爲什麼會…算了如果我不知道答案，你也不會知道的。

丈夫：別想太多。

妻子：你再不走要遲到了。

丈夫：沒關係，不急。

（妻子拿外套給丈夫）

丈夫：妳最近覺得怎麼樣？

妻子：沒事，很好呀。

丈夫：妳會不會覺得最近情緒起伏比較大？

妻子：有嗎？

丈夫：如果真的有什麼事要跟我說。

妻子：沒事的。

丈夫：我們可以問問醫生。

妻子：快走吧。

（丈夫欲離場）

妻子：對了。明天預約了產檢。

丈夫：我記得。

妻子：別喝太多。還有，醫生說滿四個月就可以知道是男是女了。

（丈夫走近妻子）

妻子：你想要先知道，還是想要個驚喜？

（停頓）

丈夫：都好。

（丈夫親吻妻子臉頰）

丈夫：都好。

妻子：媽可能會想先知道。

丈夫：沒關係，妳決定就好。

妻子：明天再說？

丈夫：真的要來不及了。

（再次親吻）

丈夫：再見。

妻子：再見。

第七景

客廳

丈夫：（對電話）…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從醫院回來之後就一直哭到現在。爲什麼會發生這種事呢？我知道，醫生說是先天的心臟畸形。對，是個男孩。如果是輕度的還好，對…重度的心臟畸形，沒有，她沒有喝酒。沒有，她從來不抽煙的。沒有，從知道她懷孕之後，我就沒有在她面前抽煙，不可

能。醫生說有可能是遺傳，也可能是環境影響。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天啊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妳說呢？醫生說存活率很低，她也知道。對，醫生也這樣勸我們。我不知道該怎麼跟她討論。有，我們什麼禁忌都沒有犯，現在不要提什麼單子了好不好。不用，你們不用過來。她應該不會想講電話。來得及，嗯，人工流產嗎？對，醫生建議的。我也不知道。媽，妳不要哭。這只是她第一次懷孕…

（妻子由臥室入場）

丈夫：我再打電話給妳。好，我會跟她說。

（丈夫掛下電話）

（沈默）

妻子：媽打來的嗎？

丈夫：對，妳要什麼？

妻子：今天還沒餵阿毛吃飯。

丈夫：這我來就好了。

妻子：阿毛、阿毛。

丈夫：我等下餵。

（停頓）

妻子：媽說什麼？

丈夫：她要我好好照顧妳。妳去睡一下。

妻子：我還不想睡。

丈夫：那去躺一下。

妻子：沒有關係。

丈夫：坐著。

（妻子坐在沙發上）

妻子：我想喝水。

丈夫：好，妳等一下。

妻子：不要太熱。

（丈夫離場）

丈夫：(off) 阿毛，吃飯囉。

(丈夫帶著一杯水入場)

(妻子靜靜地喝水)

妻子：陽台的花還沒澆。

丈夫：剛剛下過雨了。

妻子：喔。

(沈默)

妻子：就算我把他生下來，他也會死掉，對不對？

(停頓)

丈夫：醫生說…

妻子：對不對？

(停頓)

丈夫：對。

妻子：你一點都不想哭嗎？

丈夫：想。

(停頓)

丈夫：我跟妳一樣。

妻子：哪裡出了錯？

(沈默)

妻子：我們永遠都不知道答案，對不對？

(丈夫點頭)

妻子：這不是我們的孩子。

丈夫：什麼？

妻子：這不是上天要給我們的孩子，是不是？祂弄錯了，所以要收回去對不對？

丈夫：有可能。

妻子：但祂會給我們另一個？對吧？

丈夫：對。會有另一個哥哥。

妻子：然後是妹妹。

丈夫：對，哥哥照顧妹妹，這才對。

（妻子哭，丈夫流淚）

第八景

客廳

（茶几上放著一把剪刀。妻子拿著一盆瑪格麗特從陽台處進場，她一開始欣賞著，試著放在不同的位置，但都太不滿意。她拿起剪刀將溢生的葉子剪去，再來是一朵較小的花，然後再一朵，她持續地剪。原本生氣蓬勃的盆栽只剩寥寥幾朵。）

（丈夫進場）

丈夫：該走了。

（停頓）

丈夫：妳在做什麼？

妻子：整理。

丈夫：妳要帶的東西弄好了嗎？

妻子：什麼？

丈夫：妳怎麼了？

妻子：沒有。

丈夫：行李在哪？

（較長的停頓）

妻子：房間裡。

丈夫：都好了嗎？

妻子：冬天的時候把花剪掉，它會開得更多更漂亮。

丈夫：我把東西拿下去。

妻子：可以把它帶去嗎？

丈夫：爲什麼？

妻子：我想要把它放在床頭。

丈夫：我們只住一晚而已。

妻子：那就別住了，我想直接回家。

丈夫：住院只是以防萬一，我們很快就回家了。

妻子：我不想待在那裡。

丈夫：會有護士照顧妳的。

妻子：那你呢？

丈夫：我也會在。

妻子：好不真實，我簡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了。你知道嗎？

（停頓）

丈夫：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妳…妳到底…

（沈默）

丈夫：我不知道。

妻子：走吧。

（沈默）

丈夫：你要去哪？

妻子：逃走。帶著他逃走。

丈夫：妳…

妻子：去醫院，我想不出還能去哪了。

（停頓）

妻子：走吧。

丈夫：我不懂妳。

妻子：只是個衝動。

（停頓）

妻子：或是猶豫。太膽小了，我們，但只能這樣對不對？無法決定自己是否能保護些什麼，爲了他而犧牲，我說的出口嗎？你跟我一樣嗎？一樣不勇敢，我不是誰，不是他們，我覺得自己好失敗，而你跟我一樣。我們只能這樣對不對？聽醫生的話，對我們都好。我們走吧，快點，走，走吧。

（妻子走到門邊，又折回茶几旁撿起一朵被剪下的花）

妻子：帶一朵花，跟著他到另一個世界。

丈夫：妳在說什麼？等一下。

（妻子離場）

丈夫：等等我。

（丈夫離場）

第九景

客廳

（丈夫由臥室進入客廳，他看起來相當頹喪。他坐在沙發上雙手摀著臉。房子某處傳來貓叫聲。）

丈夫：阿毛？阿毛？

（丈夫進入廚房。）

丈夫：（off）飼料還是滿的，水也很乾淨。你想幹嘛？

（貓叫聲持續，丈夫進入客廳。）

丈夫：你安靜一點行不行？

（貓叫聲暫歇，又響起）

丈夫：你這瘋貓。

（妻子從臥室走出，她看起來相當憔悴）

妻子：你要抱抱牠。

丈夫：妳出來做什麼？

（妻子走向廚房）

丈夫：回房間去。

妻子：你要讓牠這樣叫下去嗎？

丈夫：穿上外套。

（妻子走進廚房，丈夫走進臥室。當妻子走進客廳時時，貓叫聲停止。丈夫拿著外套從臥室出）

妻子：牠想要到陽台上。

丈夫：妳讓牠出去了？

（停頓）

丈夫：外面很冷，把外套穿上。

（妻子逕自坐上沙發，丈夫將外套披在妻子身上）

丈夫：牠可能又會跳樓，那是牠的興趣。

妻子：牠沒你想的那麼笨。

丈夫：陽台的風很大，妳知道妳現在的身體如果吹到風…

妻子：我知道會怎樣。

（妻子將外套拿下）

妻子：沒差了。

丈夫：妳做什麼？

（丈夫將外套重新披上）

丈夫：現在把妳的身體養好…

妻子：然後懷孕？

（停頓）

丈夫：妳最好再回房間躺一下。

妻子：是我太脆弱嗎？

丈夫：什麼？

妻子：還是你太無情？

（較長的停頓）

丈夫：我聽不懂。

（沈默）

妻子：我還是回房間好了。

丈夫：妳在哭嗎？

（妻子起身走向臥室）

妻子：沒有。

丈夫：我知道妳現在很難受。

妻子：你知道嗎？

丈夫：當然，我跟妳一樣。

妻子：我的身體在流血。

（停頓）

妻子：有另一顆心臟在我的身體裡跳動，跟著我一起呼吸，我是說以前，幾天之前。現在它是醫院裡的一團碎肉，沒有名字，看不見也沒有呼吸，陽光再也不可能照在他的身上。你知道他們怎麼做嗎？成形的胎兒，被醫生剪碎、分屍，一塊一塊從我的體內拿走，放在冰冷的鐵盤上，我原本該給他溫暖的，但我們一起讓他失去溫度，如果你能背對這一切，假裝什麼都沒發生。說著我的身體不能吹風，爲了下一個孩子，我需要吃肉、吃補品。那就把所有好東西都塞到我體內好了，再把所有成形的、不形成的小孩，都從我身體拿走。如果你能假裝的話…

（電話鈴響）

妻子：如果你能假裝的話…不要接。

（電話持續地響）

丈夫：你別鬧了。

妻子：又是你媽打來，還是哪個親戚？叫他們通通閉嘴。聽我說。

（丈夫走近電話，妻子搶在他前面按住電話）

妻子：我不需要假裝脆弱的接受安慰。你不是跟我一樣嗎？

丈夫：妳別像瘋子一樣。

妻子：我沒有。

（妻子流淚）

妻子：你聽我說，我再也控制不了我的眼淚。你聽我說…

（電話鈴聲停止）

妻子：我也想像你一樣理智、堅強，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

丈夫：我沒有假裝什麼都沒有發生…

（妻子擁抱丈夫）

妻子：聽我說，帶我離開這裡。幾天、幾個禮拜，我不能一直坐在床上哭。

（停頓）

妻子：帶我去英國，好嗎？

丈夫：什麼？

妻子：帶我去英國，我要從薩克斯郡的山崖上…

丈夫：妳別鬧了！

（稍長的停頓）

丈夫：我們不是那對夫妻，我們還需要活著。

妻子：不，我只是想去看一看…

（貓叫聲）

丈夫：這隻蠢貓又再叫了，我們要找個地方把牠送走。

妻子：不行，我只剩下牠了。

（丈夫走向廚房，妻子坐在沙發上，貓叫聲停止。）

妻子：我的頭好痛，我得去躺一下。

（妻子蹣跚地走向臥室，丈夫進入客廳）

丈夫：妳怎麼了？

妻子：頭痛。

丈夫：是不是吹到風了？要不要去看醫生？

妻子：不，不用。

丈夫：我扶妳到床上躺一下。

妻子：帶我去英國，你聽我說…

丈夫：先不要說這件事。

妻子：我只是想去看一看，親眼看看那一片海，在一排筆直的山崖下面，很漂亮的那片海。回來之後…你就可以…拜託你…請你拉著我一起往前好嗎？

（停頓）

丈夫：先不要說，進去躺一下。

第十景

臥室

（妻子在床上熟睡著，丈夫站在床緣，他擔心地看著妻子，最後他下定決心似的，輕輕抱著她，在她耳邊說話）

丈夫：我們走吧，我答應妳，我們一起去英國，到薩克斯郡的山崖前一起看海，妳說的，很漂亮的那片海。回來之後，一起往前，一起往前，好嗎？

（妻子仍然睡著，輕輕翻了個身）

第十一景

山崖上

（兩人眺望著一片海景）

丈夫：真漂亮。妳會累嗎？

（妻子搖頭，她向前走。丈夫握住她。）

丈夫：小心，別再往前了。

（妻子示意要他放心，她看著這個空間像是想把天空、海洋與腳下的泥土都刻在腦海中一樣，她很想流淚，但還是忍住了。她從提袋中拿出泰迪熊，蹲下將它安置在地上，再拿出一條領帶放在泰迪熊左邊，她停住動作想了想，卸下耳環放在泰迪熊右邊。做這些動作的時候丈夫一直擔心地看著她。完成之後，妻子開始哭泣，丈夫擁抱著她，看著她做的這一切。）

（兩人離場。）

劇終

…僅以此劇獻給 Neil 與 Kazumi (Puttick 夫婦)，2009 年兩人因喪子於英國薩塞克斯郡 (Sussex) 縱崖身亡。